

商周时期的廬

曹大志 张剑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狩猎采集人群曾普遍使用轻质有机材料建造结构简单的建筑。随着技术的积累与进步，人类广泛发展了更加牢固、结构复杂的建筑，前者则成为临时性建筑在一些领域继续存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表明，临时性建筑在复杂社会的旅途、仪式等场合仍有重要作用，其形式甚至被永久性建筑模仿（图一、图二）。我国古代也有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临时性建筑，本文研究的对象——商周时期的廬——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临时性建筑很少留下考古遗存，我们将结合文献记载和后世的图像、民族志材料，复原廬的特点和形制；在此基础上，再辨识商周铭文材料里的廬，并探讨它们反映的问题。



图一 两河流域的芦苇建筑



图二 埃及阶梯金字塔前的石质仿临时建筑

一、传世文献里的廬

（一）廬的分类与用途

廬在先秦文献中的资料比较丰富，归纳起来，文献反映的用途有以下三类：

1. 用于田地里的廬

《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场有瓜”，郑玄笺：“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农田中的廬是供农人休憩、置物、临时（如收获季节）居住的

地方。《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说：“草野宜穹廬。”由于农田广大，远离聚落，在其中建造永久性建筑投入太高，上述功能由结构简单的临时建筑完成最经济易行。这些事情是传统农业必然的内容，由此决定了田廬会长期存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在田曰廬”；《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说：“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战国策·魏册一》：“然而廬田庑舍”，鲍彪注说：“廬，田间屋。”这些注疏反映了汉、唐、宋的学者了解同时代的田廬。即便到了今天，田地中的窝棚和简陋房屋也是很常见的景观（图三、图四）。



图三 农田中拱形顶和尖顶的窝棚



图四 西双版纳的圆形草屋

2. 用于旅途中的廬

这类廬使用的场合可以细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族群迁徙或流亡时，建造的地点没有一定规律，因为使用的人多，可能会成片集中在一起。《诗经·大雅·公刘》：“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廬旅”（毛传：廬，寄也），记载了周人祖先公刘在迁居豳地时，曾率部众在京师之野结廬暂居。《左传·闵公二年》记狄人攻卫之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这是数千人在流亡中结廬暂居的例子（《国语·齐语》记此事为“狄人攻卫，卫人出廬于曹”。韦昭注：廬，寄也）。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曾反复发生，直到近代社会，当人们新至一荒僻之地开发时，或是遭受灾害而流离失所时，仍会建造临时性的窝棚居住（图五）。



1



2

图五 近代开荒或流亡者临时安置的窝棚，可以帮助我们设想古代人群迁徙和流亡的场景

1. 20世纪60年代河北塞罕坝创业者的窝棚 2. 20世纪20年代山东难民的窝棚

第二种场合是行旅的饮食和住宿，建造的地点沿道路有规律的分布，由国家设置者并有专人管理。《周礼·地官·遗人》：“十里有廬，廬有饮食”；又《周礼·秋官·野廬氏》：“野廬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郑玄注：“廬，宾客行道所舍。”《周礼》记载的野廬系统应是邮传驿馆的发端。由于对统治很重要，早期国家很早就开始投入力量，以馆等永久性建筑取代简易的廬。实际上在《周礼》成书的时期，邮传驿馆已经很发达，“廬”反映的可能是一个更古老的系统。不过在后世的乡野间，私人经营的路途服务设施仍能看到临时性建筑的使用（图六）。

3. 用于服丧的廬

先秦时期葬礼的前后，死者的亲属要居廬以致哀，《仪礼》《左传》《礼记》《荀子》等文献对此有很多记载，例如：

《仪礼·既夕礼》：居倚廬，寝苫枕块，不说经带，哭昼夜无时，非丧事不言。

《礼记·问丧》：成圻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廬，哀亲之在外也。寝苫枕块，哀亲之在土也。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

按照《周礼》的记载，王去世之后其亲属、臣僚也要居廬：

《周礼·天官·宫正》：大丧则授廬舍，辨其亲属贵贱之居。郑玄注：亲者贵者居倚廬，疏者贱者居垂室。

《周礼·夏官·射人》：大丧，与仆人迁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罚之。

《白虎通·丧服》提到这种廬建造于住宅东墙、门开向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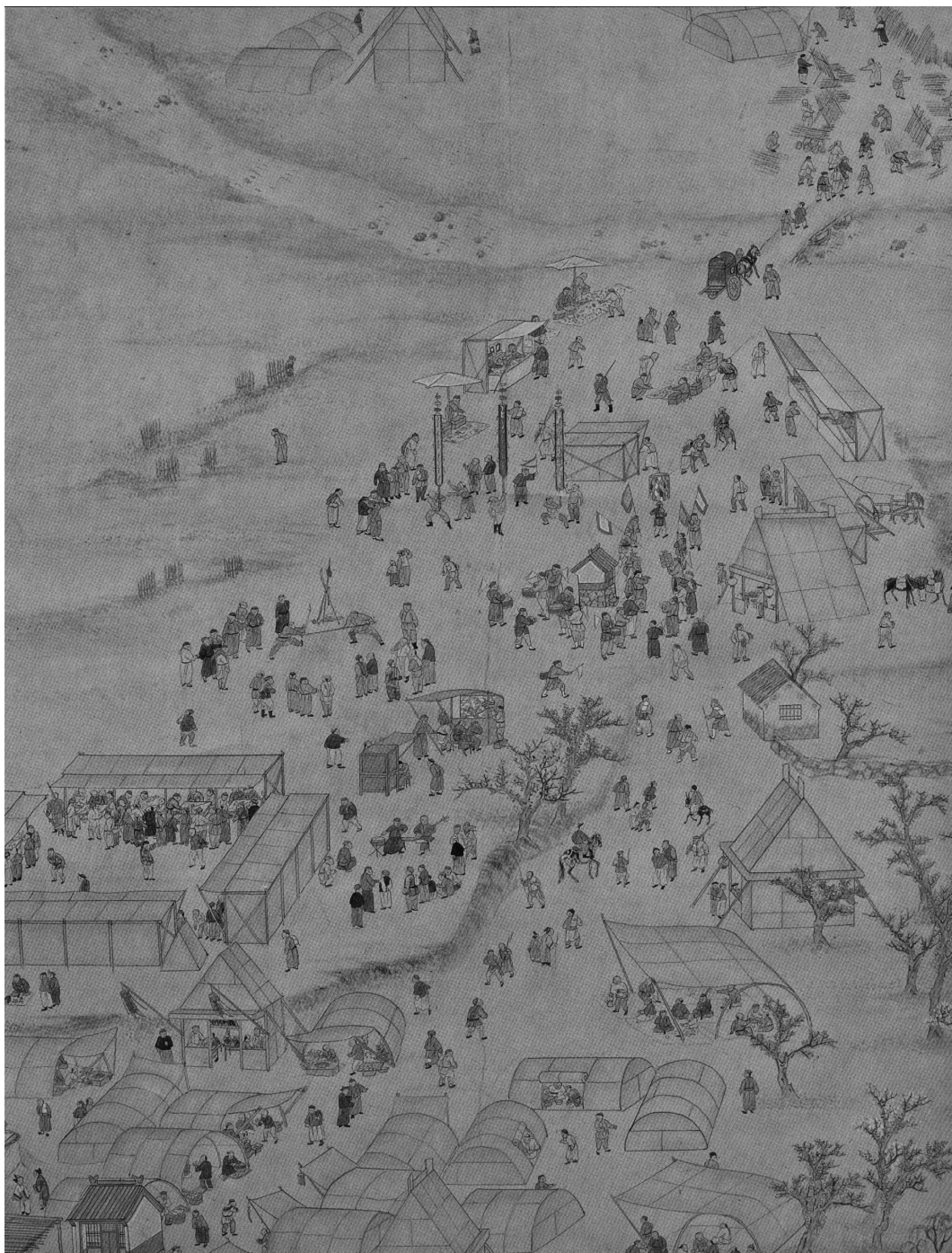
孝子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闻人之声，又不欲居故处，居中门之外。倚木为廬，质反古也。不在门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礼间传》曰：“父母之丧，居倚廬。”于中门外东墙下，户北向。

葬礼结束后，这种廬为服丧而保留，但改造得更为牢固：

《礼记·丧大记》：父母之丧，居倚廬，不涂，寝苫枕徧，非丧事不言。君为廬，宫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涂廬，不于显者，君、大夫、士皆宫之。

《仪礼·丧服·子夏传》：居倚廬。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既虞，翦屏，柱楣。

这是说葬礼前廬不加梁、不涂泥、草屏不修剪，只有君主的廬可以围绕起来；葬礼过



图六 国家博物馆藏妙峰山进香图（清代）

进香古道沿途供人们休憩、住宿的设施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上古道路沿途的野廬。图中可见尖顶和拱形顶两种廬，另有一种平顶的临时建筑上可见斜撑（参后文）。

后，廬可以加楣、涂泥加固，修剪草屏，君主到土的廬都可以围绕起来。这些记载透露了廬的形制特点。

以上是先秦文献反映的廬的用途，汉及以后文献还记载了多种廬的用途，例如匠人、贱役、渔家以廬居住，卫士以廬直宿等，我们在下文讨论廬的形制时还会提到。

（二）廬的形制、建造方法、特点

在较晚的文献里，廬字可以泛称简陋的房舍，如《集韵·鱼韵》说：“廬，粗屋总名”，但是在年代较早的文献里，可以发现几种形制稳定的廬。文献描述比较清楚的至少有四类。

1. 尖顶的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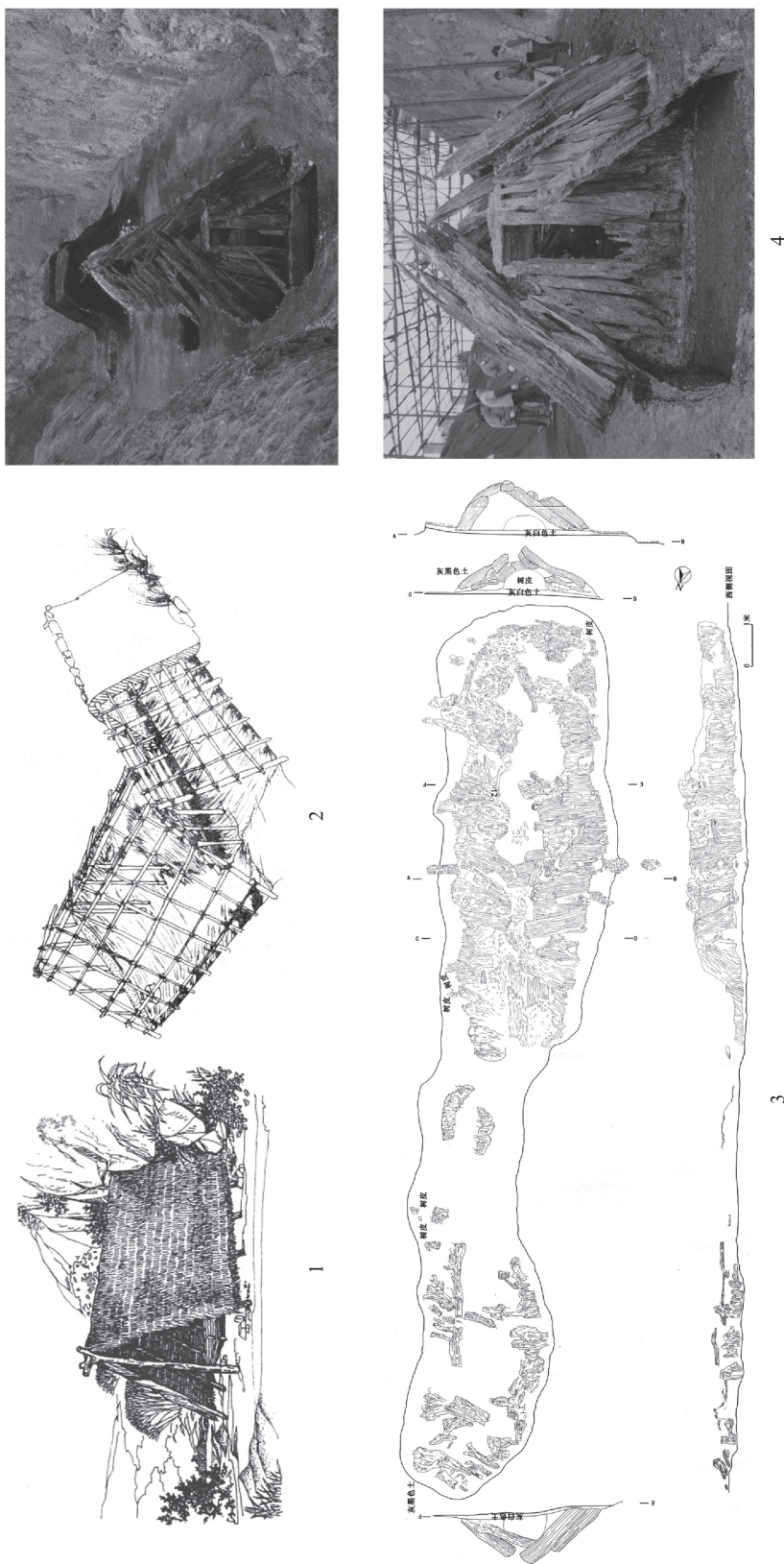
前引几条文献里的“倚廬”，《白虎通·丧服》和《仪礼·既夕礼》的郑玄注进一步说“倚木为廬”。唐代学者对其解释更详细，如《仪礼·既夕礼》贾公彦疏：“以倚东壁为廬，一头至地”；《汉书·杨雄传》颜师古注：“倚墙至地而为之，无楣柱。”《左传·襄公十七年》陆德明释文：“廬倚东墙而为之，故曰倚廬。”《荀子·礼论》杨倞注：“谓一边著地如倚物者。”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引唐人杨垂《丧服图》说得最清楚：

凡起廬，先以一木横于墙下，去墙五尺，卧于地为楣，即立五椽于上，斜倚东墉上，以草苫盖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开门，帘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间容半席，廬间施块。

按照杨垂的解释，倚廬只有五尺宽，它不用梁柱支撑，骨架是一根地梁（楣）和斜架在地梁与墙壁间的五根木头（椽），这是一种单面坡的窝棚。根据《礼记·丧大记》“既葬，柱楣”的说法，地梁在葬礼以后可以用柱子支撑起来，窝棚即改造为后文将谈到的房、庀类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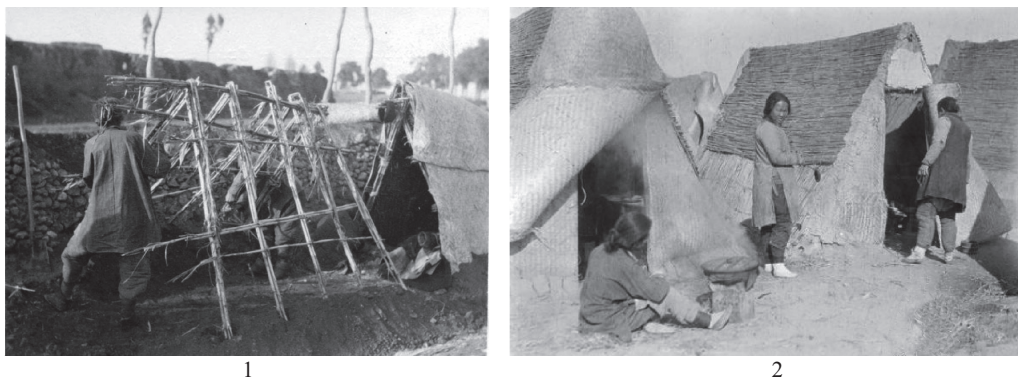
唐人描述的倚廬需要借助墙壁，只能在有建筑物的地方搭建。这种特殊的形式应来源于更常见的双面坡的廬，即从两侧把木头斜立着互相依靠，搭成尖顶两面坡的棚子（其实唐以前的文献并没有明确说倚木为廬要一面靠墙，所以倚廬也可能本就是两面坡的）。这类建筑在民族志材料中不乏其例，例如云南彝族的“失波惹”。早期实例则可举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房址和印山越王陵的墓室为代表，周代东南地区土墩墓的墓下和墓室建筑也有不少发现^①（图七）。目前东南地区所见最多，是因为墓葬的保存环境和当地长期存在这种住屋形式，并非两面坡的建筑为当地所特有。直到近代，北方开辟荒地和流亡的人们仍在用两面坡的窝棚（见图五、图八）。此种建筑的规模取决于用材的大小和多少，较多长大的木料可以构造较大的空间（如越王陵墓室长 34.8、宽 6.7、高 5.5 米，室内面积 160 余平方米），几根短小的木杆也可以搭建仅可容身的窝棚（图八）。建造方法是将两组以上木料对称地斜向入地，顶端互相倚靠，或者用绳索扎

^① 钱公麟：《吴江龙南遗址房址初探》，《文物》1990年7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林留根：《江南土墩墓相关建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2011年3期。



图七 尖顶廬的实例

1. 云南彝族的“失波惹” 2. 吴江龙南遗址新石器时代房屋 3. 萧山柴岭山土墩墓 D30M1 4. 印山越王陵尖顶墓室建筑



图八 尖顶廬的建造方法

1. 20世纪20年代山东难民搭建窝棚的骨架 2. 民国天津难民营内覆草、涂泥的窝棚

成人字架，人字架的上面担横木为梁，中下部还可以捆绑与梁平行的木棍加固。由于木架为平行结构很容易晃动，架上还需要加一些斜撑，最后再以芦苇、草秸、树皮等材料覆盖并涂泥（越王陵墓室覆盖了140多层树皮，厚0.2米）。

2. 圆廬

《淮南子·齐俗训》：譬若舟、车、楯、肆、穹廬，故有所宜也。高诱注：水宜舟，陆地宜车，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穹廬。《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穹廬，旃帐。”《汉书》颜师古注：“穹廬，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解释了穹廬的形制，同时说明匈奴的穹廬与中国的不同，实质是旃帐。穹廬是一种圆形、圆顶的廬。在汉以后文献里，穹廬大都被用来指游牧人的毡帐，这是在用本文化的名词指称异文化里相似的事物，犹如把匈奴的木葬具称为“棺槨”。《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胡三省注说：“毡帐，汉人谓之穹廬，因曰廬帐。”中古时期圆顶的廬也称为“蜗牛廬”。《三国志·魏书》卷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廬，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犍。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廬。”

圆形的廬也叫庵。《释名·释宫室》：“草圆屋曰蒲，又谓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廬，庵类也。”《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胡三省注引毛晃：结草木曰庵，在野曰廬。

根据汉人的注解，庵廬的记载最早见于《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陰又写作凉陰、凉闇、凉闇、亮闇、梁闇，皆同音通假。《尚书大传》解释“梁闇”说：“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谓梁闇。”《礼记·丧服四制》郑玄注说：“凉古作梁，楣谓之梁。闇读如鹑鹑之鹑，闇谓廬也。廬有梁者，所谓柱楣也。”汉人以凶廬来解释庵，说明居丧的廬也可以是圆廬（但是郑玄随后又将这种廬说成了倚廬）。

在敦煌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北朝至五代时圆廬的形象，有的榜题写着“某和尚

庵”，是一些供佛教徒修行用的小型圆顶草房^①。高平开化寺的北宋壁画里，也可以看到内部陈设颇为讲究的圆廬（图九）。建造这种廬大概需要先用有弹性的竹子、芦苇扎起骨架，再覆上草（见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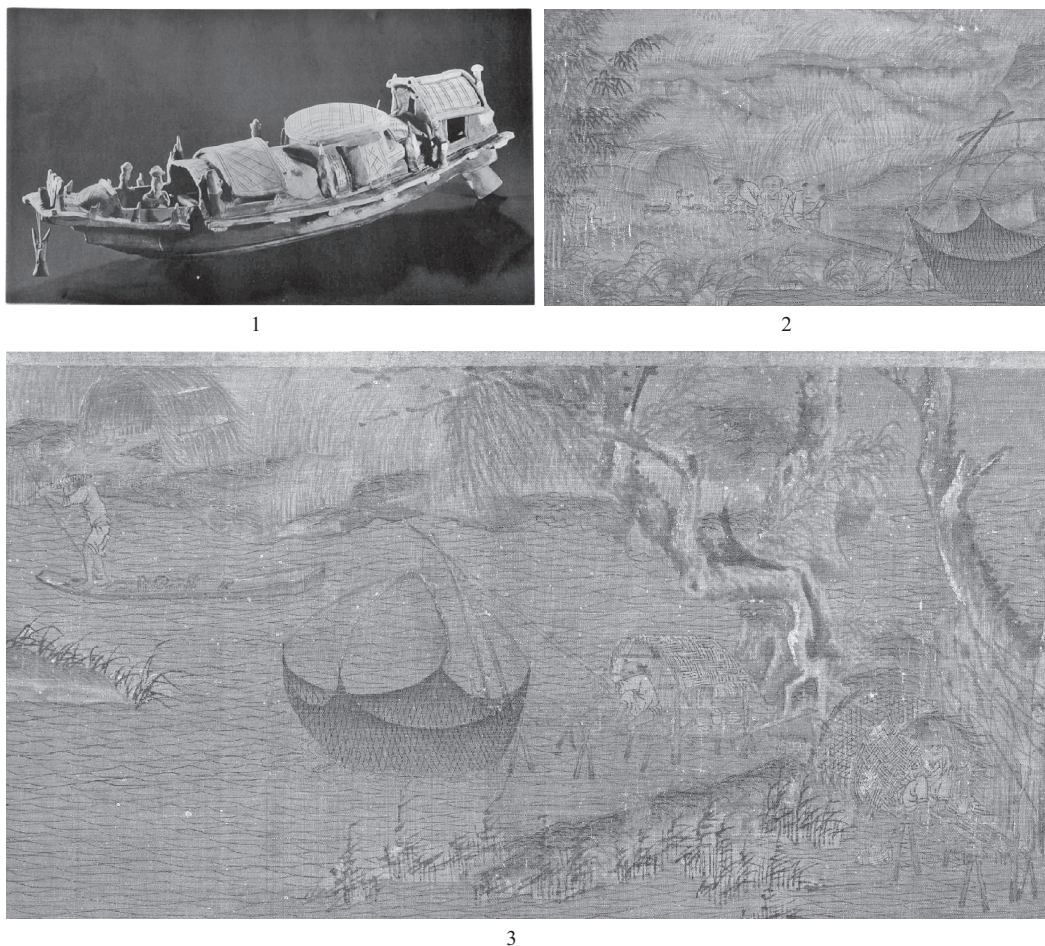
图九 壁画里的圆廬

1. 敦煌 285 窟南壁，西魏 2. 敦煌 61 窟西壁，五代 3. 高平开化寺，北宋

3. 拱形顶的廬

《释名·释船》：“舟中……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廬，在上故曰飞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廬有像船篷的，即拱形顶的廬。在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廬的样子（图一〇，1）。《史记·龟策列传》：“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为豫且。”可知河边的渔人居住于廬中。五代赵幹所绘的《江行初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渔人在岸边用草或席建造的 6 个廬皆为拱形顶（图一〇，2、3）。清代的《妙峰山进香图》描绘了多组拱形顶和尖顶的茶棚，是进香古道沿途供人们休憩、住宿的设施，属于前文所述“用于旅途中的廬”（见图六）。根据近现代拱形顶廬的实例，它的建造方法是用有弹性的竹木或捆扎成束的枝条，对称着弯成拱形的骨架，绑缚在一起形成屋顶（图一一，1、2）（以有机材料起拱也见于后世桥梁的修建，但技术上有不同）。由于拱形有向外的侧推力，建筑内部可

^① 胡同庆、王义芝：《赖以栖身的草庵、穹庐》，《敦煌古代衣食住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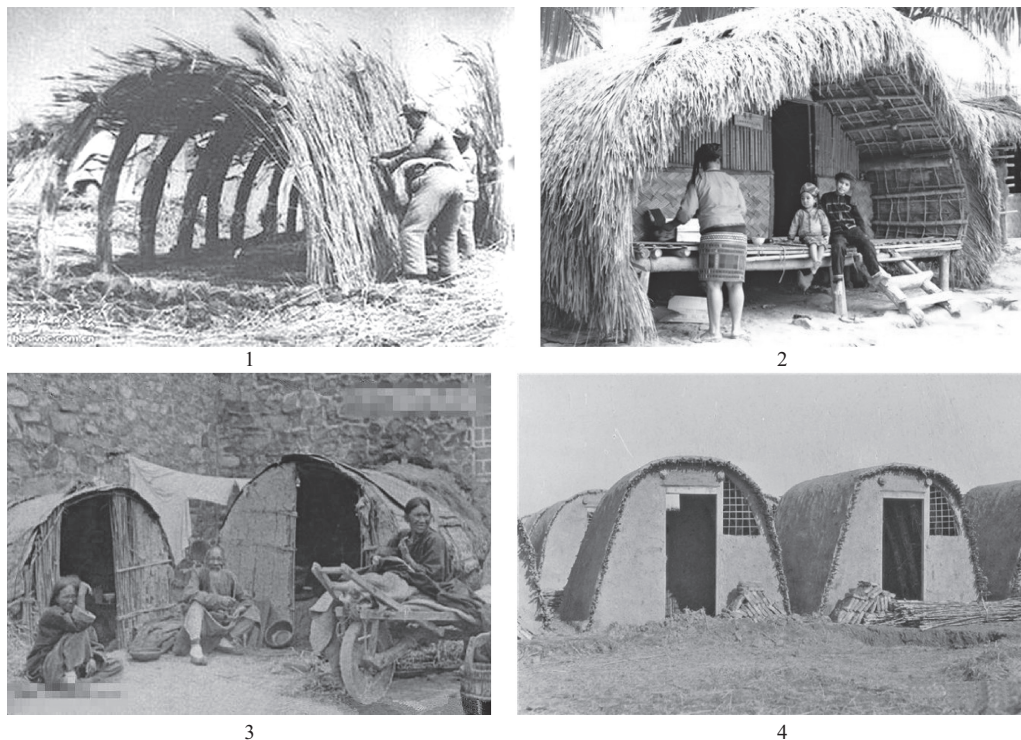
图一〇 拱形顶的廬

1. 广州汉墓出土陶船上的廬 2. 《江行初雪图》拱形顶的廬（局部） 3. 《江行初雪图》拱形顶的廬（局部）

以加斜拉索拉结。最后顶上覆草，草上还可以涂泥。这种廬进深可以延长，面积比穹廬大；两侧壁直立，比斜壁的倚廬空间利用率高。近代的难民营里很常见拱形的窝棚，说明它可以满足半永久居住（图一一，3、4）。两河流域的例子表明这种拱形草房甚至能建得很气派（见图一）。

4. 狭长低矮的简易房屋

以上三种是廬的原始形式，文献里廬还可以指一种狭长低矮的简易房屋，这可能是廬字的引申义。《周礼·地官·遗人》：“十里有廬”，郑玄注：“若今野候，徒有庠也”，是郑玄认为周代的廬与汉代只有庠的野候相若。《周礼·夏官·圉师》“夏庠马”郑玄注：“庠，庠也，庠所以庇马凉者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堂下周屋曰庠，幽冀之人谓之庠。”《广雅·释宫》：“庠、庠、廬，舍也。”可知廬可以是庠、庠一类的建筑。庠、庠是主体建筑旁附属的廊式建筑，特点是狭长低矮（参孙诒让《周礼正义》圉师），墙垣或有或无。



图一一 拱形顶廬的建造方法

- 1. 北大荒窝棚的芦苇骨架
- 2. 竹架、覆草的海南黎族船形屋
- 3. 民国城墙下的难民窝棚
- 4. 民国天津难民营内覆草、涂泥的拱形顶窝棚

廬引申指狭长低矮的简易建筑的时间可能较早。西周金文数见一种贵族举行射礼的“射廬”（参下文），它的样子可以在战国早期的宴乐纹铜壶上看到。如图一二所见，习射者身处一个棚形建筑的下方。这个建筑有立柱和屋檐，但比较低矮，侧面通透、没有墙壁，属于较简易的建筑。射礼之所以用廬，是因为射箭为户外活动，能够遮阳挡雨的简易建筑经常在这类场合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廬是一种简易的临时建筑。它的结构较轻，不必深埋地下基础，不用复杂柱网承重，没有或只有少量柱、梁，主要依靠斜顶或拱形顶将重量传导到地面。



图一二 战国宴乐纹铜壶上的射廬



在建造技巧方面，因为缺乏柱子支撑，结廬讲究对称和两边同时并举，常常使用斜撑、斜拉索。廬引申还可以指狭长低矮的简易房屋。廬的成本低，建造快，适宜满足野外和临时对建筑的需要，也能通过覆草、涂泥延长使用期。虽然我们用于对比的很多是晚近的民族志材料，但早期文献的描述与几种最常见的临时建筑形式很吻合，似乎没有多少改变。这大概是因为，廬是用最易得的材料建造最简单的稳定结构。











二、出土文字材料里的廬


了解廬的形态、结构、用途，有助于我们认识商周时期出土文字材料里的廬。目前学界公认的、意为某种建筑的廬，是最早见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的射廬：

《師湯父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呼宰應賜盛弓、象弭、矢箭……（集成 2780）

《十五年趙曹鼎》 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葬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史趙曹賜弓、矢、夾、廬（櫓）、忒、冑、盾、爻。（集成 2784）

《匡卣》 唯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廬，作象，匡甫象二（集成 5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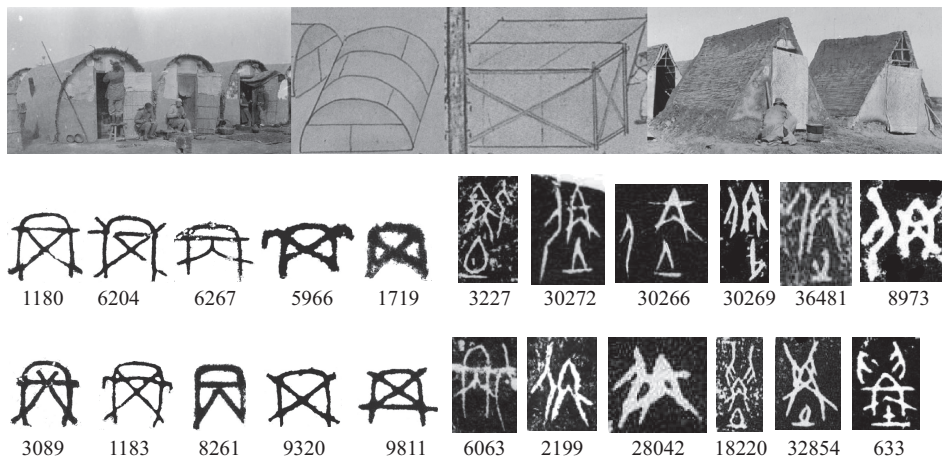
上引师汤父鼎等三器中的廬字，以及酈比盃中作地名的灑字如图一三所示。于省吾先生指出酈比盃“灑”从，师汤父鼎“廬”从，加廬为声符^①。十五年趙曹鼎“廬”则从。这几个形体有些差别，如有连接着廬头的竖笔，则没有。这可能是偶然的讹变，没有什么深意。但两种形体都可以独立成字，前者见于宜侯矢簋（）和无名组卜辞（）；后者与青铜器中一个常见署名在西周中期后的写法相同。考虑到这一点，它们也可能原本是不同的两个字，经演变而形体相近。郭沫若、于省吾先生早已提出为鑪的象形字（参本文附论），笔者则认为来源于廬的象形初文。

商周青铜器中有一个常见的署名（习惯隶定为“冉*”）。它的外轮廓像拱形廬的外壁，内部的横笔像横梁，对称的两斜笔像斜撑或斜拉索。这个字的写法有一些变化（与年代早晚有一定关系），如横笔、斜笔可以出头或不出头，横笔可以置于斜笔下方（如集成 9811），或省去（如集成 9320），但总体上与前文讨论的拱形顶的廬很相似（图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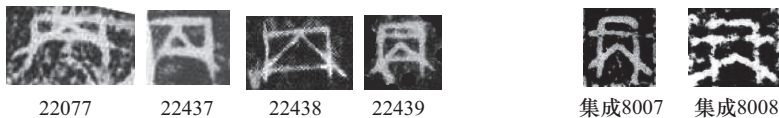
图一三 西周射廬之“廬”字

① 于省吾：《释廬》，《双剑詒殷契骈枝续编》，收入《于省吾著作集》，中华书局，2009年。



图一四 “冉”、从“冉”之字与廬的比较

冉过去有举、禹、鬲、菁、再、廬、屋等多种释读，尚没有得到共识^①。除了构形不明，读音不清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但在以往释读的过程中，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了读音的重要线索。年代较早的午组卜辞里（《合集》22077、22437-22439），有一个用在动物牺牲前面的限定词，如图一五所示：



图一五 甲骨文廬与金文“族徽”廬的比较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合集》22437-22439 这几个字“有繁有简，与金文廬字全同”^②。按上列甲骨文前 3 例的横笔在斜笔的下方，与一般金文小有差别（但金文也有在下方加横笔的）。然而如果是表示廬的象形，这个差别应该是不重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集》22439 的写法廬，斜笔的上下都有横画，与我们认为是廬象形初文的廬非常接近（图一五），因此饶先生认为它们是一个字应是正确的。我们若能知道这几条甲骨文里廬廬的读音，廬的读音就有望解决。

饶宗颐先生还说：“廬方之廬，字形作廬及廬（《屯南》），下半之廬，与殷周铜器铭文习见之廬字，应是同一文之变形。”^③在饶先生此说之前，李孝定先生在讨论廬字构形时也曾提出：“考甲骨文有廬字，乃廬之古文，亦即今之廬字，上象器身，下象其足，其形与此（廬）极近，未审是一字否？姑贡所疑，以俟博物君子。”^④











两位先生认为廬、廬是一文变形，或怀疑是一字，这是不正确的（详见本文附论），






① 李孝定：《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7年，712—724页。













② 饶宗颐：《妇好墓铜器、玉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











③ 饶宗颐：《妇好墓铜器、玉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

④ 李孝定：《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7年，724页。

但他们都提到两字字形相近是很重要的观察。上举午组卜辞里的确实与的下部相似。在甲骨文里的用法有3例~豕，1例~犬，是祭祀女性祖先的牺牲，而在甲骨文里大量的词例也是~豕，用于祭祀女性祖先，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豕与豕表示的可能是一种牺牲，目前一般的工具书，如《新甲骨文编》正是把和都列在“廬”字下。如此，的读音应与相同或很相近。

是甲骨文中的常见字。经郭沫若、于省吾等先生考释，学界已经基本公认它是鑪字的象形初文。虽然它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含义还可讨论（详见附论），但其读音是清楚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的读音应与鑪的古音相同或相近。鑪从廬声（其实鑪是廬的后起形声字），古音属来母鱼部。是廬的象形初文，廬也从廬声，属来母、鱼部，与鑪正好同音。这是豕可以写为豕的原因。

的读音还有一项旁证。《卜辞通纂》602（即《合集》36893，但《合集》此片贴倒）有字，上从廬、下从。《集成》3465有字，除去阜旁的右半也是上从廬、下从。廬古音属鱼部，很可能是给加注的声符。甲骨文字也有加廬的异体（参看本文附论）。加廬声和加廬声是相类的变化。《通纂》602辞作“涉口于廬”（黄组），与历组卜辞“从狩涉”（屯南1009）内容相似，廬、可能表示同一个词。

分析了的字形和读音，我们再来看它的用法和含义。是廬字最原始的形体，它基本只用于青铜器上的署名，词例也比较简单，因此我们留到文末讨论。从繁化而来的几个字、、、、词例比较丰富，可以从它们入手探讨商周的廬字。这几个字中的主要偏旁也被学界普遍隶定为“冉^{*}”，但它们与有尖头、尖圆头、圆弧头的差异。笔者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期组的关系，也有书写材质的因素（在坚硬的甲骨上不容易刻写圆头，更容易出现尖、尖圆头）。前种原因如宾组卜辞多写尖圆头（也有圆弧的），无名组卜辞多写尖头（也有尖圆的）；后种原因如“族徽”金文多写圆弧（也有尖圆、平头的），从“冉^{*}”的字在金文里写圆弧，在甲骨里写尖圆头或尖头。此外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冉^{*}”是廬的象形初文，因为廬顶本身有几种形式，仍具有较强象形性的甲骨、金文描绘哪种形式都不会影响认读（见图一四）。

（一）壘、厯

甲骨文里有一个从冉^{*}、人，下从土的字，有时上面可以加厂。这个字主要见于无名组卜辞，经过很多学者研究，有塞、墼、屋、峙、臺等释读^①。裘锡圭先生推测它是

^① 郭沫若释“塞”，见郭沫若：《卜辞通纂》别录一，《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册），科学出版社，579页。钟柏生释“墼”，见钟柏生：《释陟、壘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字》1998年新24期。王恩田释“屋”，见王恩田：《释冉、再、葺、禹、壘》，《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董珊释“峙”，见董珊：《版方鼎与荣仲方鼎铭文的释读》，《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5年总27期。宋华强释“臺”，见宋华强：《试说甲骨金文中一个可能读为“台”的字》，《中国文字学报》2012年。并参刘钊：《安阳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释》，《古文字与古代史》（第2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跟行宫相类的一种建筑，王恩田先生提出它是临时性建筑，刘钊先生认为它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建筑，这些认识依据卜辞内容，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塼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很强的启发性。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塼应释为廬，字形中“冉*”是廬的象形初文，人旁表示人在廬息止，土旁表示廬建于野（古人常说在野曰廬），偶见的厂旁则强调廬是建筑，都是添加的意符。塼在甲骨文里使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用在地名的前后，辞例如下：

- (1) 其以……
惠大雨。
貞：其延彡丁_𠄎，又正。
其于榆*塼。 合集 30269 何组
- (2) ……于孟塼，不邁大風。
于翌日壬廼作庸，不邁大風。
弜翌日壬，其風。 合集 30270 无名组
- (3) 于孟塼，不雨。
乙不雨。茲不雨。 合集 30271 无名组
- (4) ……塼于茲丘_𠄎… 合集 30272 无名组
- (5) ……塼宰…亡災 合集 30274 何组
- (6) ……塼單，亡災。 合集 30276 无名组
- (7) ……塼……之……
于新_𠄎北_𠄎南，弗每。
弜作塼。 合补 10384 无名组
- (8) 其作塼于_𠄎。 合集 27796 无名组
弜作。 合集 30281 无名组
- (9) ……其作塼于…… 合集 30281 无名组
- (10) 于桐宿，亡災。
于菑作塼_𠄎，_𠄎災。大吉 屯南 2152 无名组
- (11) 王其作塼于旅，_𠄎邑人，其受佑。 合集 30267 无名组
- (12) _𠄎_𠄎卜：王其作塼榆*于廐_𠄎……吉 合集 30266 无名组
- (13) ……其寻宰塼…… 合集 30275 无名组
- (14) 弜丁卯寻其每。
丁卯王其寻宰塼，其宿，亡災
弜宿其每，吉。大吉
弜戊归其每。吉 綴集 225+ 合集 28750 无名组
- (15) 辛卯卜：壬王其田，至于_𠄎塼東，湄日亡災，侃王。 合集 29388 无名组

- (16) 壬午，王送于鬯廬，延田于麦麓，獲兕。亚賜……
05M11 嵌绿松石兕骨^①
- (17) 不受禾。
在酒、孟田，受禾。
弼受禾。
下堡南田，受禾。 合集 28231 历无？
- (18) ……雨……亡災。
今日丁酉王其宛*麓堡，弗每。
不遭雨，啟。 合集 30268 无名组
- (19) 庚申卜：翌日辛，王其宛*盥堡，亡尤。
雨 屯南 2636 无名组
- (20) 王其寻各堡以□。
弼以万。茲用。雨。
惠父庚庸奏，王侃。
……至……弗每，不雨。 合集 27310 无名组
- (21) 以万。大吉。茲用。
弼以万
于远堡。
在途堡。 合补 10395 无名组
- (22) ……小臣牆比伐，擒危髦……人廿，人四，馘千五百七十，陰
百……丙，卓二丙，櫓百八十三，函五十，矢……用又白麀于大乙，用鬛伯
印……□于祖乙，用髦于祖丁。堡甘京，易…… 合集 36481 正黄类

以上卜辞按照内容可以分四类。第一类是于某地堡或堡某地，用为动词，包括上举(1) — (6)。廬某地的意思大约是廬居于某地，犹如文献中的馆于某地。文献中廬字也常见动词用法，如前引《国语·齐语》“卫人出廬于曹”，是卫国人廬居于曹国。几条卜辞提到廬不希望遇到风雨 [如(1) — (3)]，大概是因为风雨天气对廬居影响较大。第二类是作堡和作堡于某地，用为名词，包括上举(7) — (12)。从第(10)条来看，占卜于桐宿、并于菑作廬，作廬的目的可能是提前为“宿”准备 [参(14)]。第(11)条中“作堡于旅”的意思是在旅途中作廬，可以比较《诗经·大雅·公刘》“于时廬旅”。这两条卜辞说明建造堡需要的时间很短。裘锡圭先生曾推测“堡似是性质跟后世的行宫相类的一种建筑”^②，是因为看到了以上内容多有关商王在外旅行。根据这种建筑可以临时造作又可以长期存在的特点，它可能介于后世的行宫、帷幄之间，理解为我

① 刘忠伏、孔德铭：《安阳殷墟殷代大墓及车马坑》，《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 年，60 页。

② 裘锡圭：《释殷墟甲骨文里的“遠”“玆”（邇）及有关诸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

们在第一部分谈到的“用于旅途中的廬”颇为合适。

第12条卜辞的内容有所不同。榆*在甲骨文中基本都用作地名，“作壘榆*于厩”不好理解。或许榆*是衍文，或许是“作壘于榆*厩”的误倒。但无论如何，建造的建筑物是壘，地点是厩这两点是清楚的。厩是饲养马的地方，将壘理解为廬的话，在厩建廬大概是为了《周礼·圉师》所说“夏庠马”一类事。值得注意的是，以过去解释的塞、台、峙、行宫等说法，都不好解释这条词例。

第三类内容是寻某壘、至于某壘、迄于某壘、宛*某壘，包括上举（13）—（19）。壘用为名词，某都是地名，多为商王在外的田猎地。“某壘”的格式说明占卜时当地已经存在壘。“寻”在这里的意思是“就”^①，“迄”意为驻跸，“宛*”一般认为是一种祭祀，刘钊先生则读为馆^②。这个字在西周金文里的写法是宀下有人形提“食”、从夕或月，笔者以为或是文献中的“飧”字。飧本意为夕食，引申有便餐的意思（又可特指旅行、出巡时的饮食）。第（14）条占卜是否就牢地的廬而宿。（18）—（19）条占卜是否在麓、盥地的廬用便餐。这类内容显示商王在各地旅行时所用的廬可以长期存在、反复利用。由于商王出行必有不少随行人员，这种廬设施应该规模较大，实际可能有一组建筑，这样就已具有了驿馆的性质。

第四类内容包括“以万”、“奏庸”、用人牲，见（20）—（22），都属于祭祀活动^③。壘于远、迓、甘京，壘作动词，是为了仪式活动临时作廬。由于不少仪式发生于城邑之外，这种场合使用能够遮风挡雨的临时性建筑是难免的（这类卜辞也都关注是否下雨）。在考古发现里，甘肃礼县鸾亭山的西汉祭祀遗址位于小山顶部，出土大量玉器的地方就发现了一座简易的建筑^④。

壘在甲骨文里的第二种使用方式是在祖先名之后，辞例如下：

（23）弼𦉳，有雨。

其𦉳祖辛壘，有雨。

弼𦉳。

其𦉳祖辛壘，惠豚，有雨。

惠羊。

其𦉳父甲壘，有雨。

〔弼〕𦉳。

合集 27254 无名组

𦉳是祭祀祖先的活动。以祖先名命名说明建筑专门属于某位已死的祖先（犹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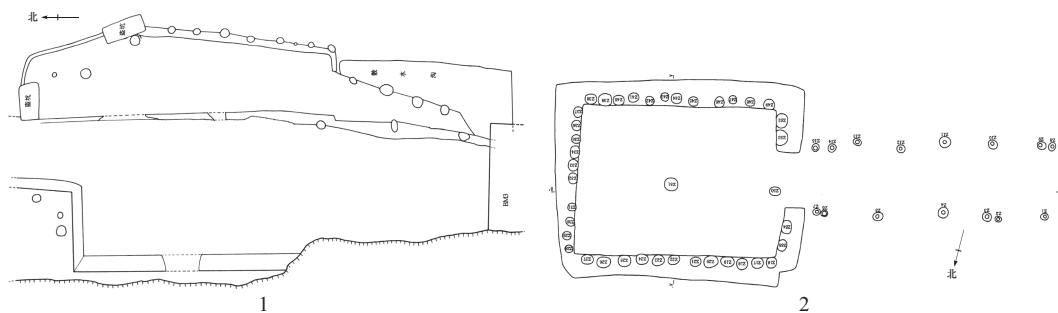
① 李学勤：《续释“寻”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刘钊：《释甲骨文中从夂的几个字》，《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

③ 第22条卜辞的断句存在不同认识。一种看法认为应在“廬”字后断读，另一种认为在“京”字后断读（参看刘钊：《小臣牆刻辞新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笔者认为参照卜辞前文“用某于某祖先”的格式，应在“祖丁”后断读。廬为动词，甘京是作廬的地方。

④ 梁云：《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5期。

“母辛宗”“武乙宗”），这种埤解释为行宫类的建筑不合适。考虑到埤这种建筑比较简单（可以临时建造），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在墓地的廬。前引第（20）条卜辞提到奏“父庚庸”“祖丁庸”，奏庸的地方大概也属于这种廬，只是没有指明。殷墟王陵区的发掘表明，商人在王室墓地有大量的祭祀活动，墓地上很可能有用于仪式活动的临时性建筑。临时建筑的具体位置有两种可能，一是位于墓葬附近，目前考古工作中尚没有发现；二是位于墓葬上方，这与祭祀的功能吻合，也有一定考古证据的支持。大司空 M311、M312、妇好墓、花园庄 M54、滕州前掌大 BM4、M205 的发掘证明商代高等级墓葬上方的确存在建筑（图一六）。这些建筑有一些一致的特征，如进深普遍大于面阔、规模较小、没有坚固墙体，虽然有夯土基础，但仍可以认为是简易的房屋，与廬能够相应。商周时期的墓上建筑可能比现在发现的普遍（大量早期被盗的商周墓葬，盗坑的位置相当准确，或许也和墓上有简易建筑有关），但因为墓口地面破坏、建筑简易而很难被保存。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墓上很正式的建筑称为堂，更早的墓上建筑使用廬的形式在传世文献里没有记录。然而，正式、永久的建筑逐渐取代简易、临时的建筑在很多场合都曾经发生过（例如邮驿系统的建筑），墓上建筑由简易发展到正式符合一般的历史过程。从文献没有准确记载墓祭问题来看，对相关的早期墓上建筑失载也不令人意外。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笔者会另文探讨。



图一六 墓上可能为廬的建筑

1. 前掌大 BM4 上的建筑呈不甚规则的长条形，只有外围一圈柱洞，长约 15.5 米、宽约 6 米，形制与常见的殿堂类建筑都不同，而与土墩墓上的长条形建筑相似 2. 句容下蜀中心山春秋早期土墩墓墓下建筑 D1F1

（二）侁、徧、侁

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个从人、从“冉^{*}”的字，研究者一般认为与埤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比埤少了土旁，应该只是减掉了一个意符，仍读为廬。甲骨文中在在它上面加“宀”的字形徧，也说明侁是一种建筑^①。

商末的版方鼎铭文说：

乙未，王宾文武帝乙彤日自闌侁，王返，诞入闌，王赏版贝，用作父丁

① 合集 31815（何组）：勿徧。徧是动词，意为建造徧。

寶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

此处佻的理解牵涉闌字。闌在商末周初铭文里屡见，解释争议未定。笔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里论证，闌应读作闲，指各种木栅围闌。《周礼·夏官·虎贲氏》：“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郑玄注：闲，榘柅也。贾公彦疏：闲与榘柅皆警卫之物。考虑到文献关于商末历史的记载，铜器铭文里这处闲应在朝歌，或许已成为当时对朝歌的称呼^①。

董珊先生曾对版方鼎铭文有深入研究，他通过与德方鼎“延武王裸自蒿”、何尊“復稟武王禮裸自天”的比较，指出“王賓文武帝乙彤日自闌佻”应作一句读，意思是从“闌佻”开始迎接文武帝乙的神灵，进入闌而进行彤祭^②。关于佻，董珊先生因认为“冉*”有“甬”（蒸部）的读音而解释为峙（之部）。笔者则认为佻仍可以理解为朝歌郊外有驿馆性质的廬。

我们对比帝辛迎接帝乙神灵和成王“延武王裸自蒿”，两件事里人物的身份和关系相同，迎神的地方一为佻、一是蒿（郊），它们可以互相说明。《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成王迎接武王神灵的地方在国都郊外（此处郊应不是祭天的圜丘），但郊外广大（古书说去国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德方鼎铭文没有说明具体在郊外何处，更没有说明为何要至郊外迎接。董珊先生在讨论版方鼎铭的动词“宾”时指出，“迎神的仪节与宾礼有类似之处，因此迎鬼神也称为‘宾（宾）’”。这让我们想到古书里很常见的郊迎、郊劳宾客之事。根据《仪礼》《左传》等文献记载，国君或其使者会至国都郊外的驿馆迎送身份尊贵的宾客。如《仪礼·聘礼》：“宾至于近郊……上介出请，入告。宾礼辞，迎于舍门之外，再拜”；《周礼·小行人》：“及郊劳，视馆，将币为承而宾。”生人的郊迎发生在郊外馆舍，本于生人宾礼的迎神之礼可能在同类地方举行（此时先王相当于最尊贵的宾客），因此将版方鼎铭文的佻理解为廬是很合适的。城外的驿馆距离城市已有一定距离（如《周礼·遗人》“十里有廬”；秦汉时于十里长亭迎送），它标志着城市的最远边界，到这里迎送是为了表示尊重。

甲骨文中也有“宾于佻”的卜辞：

(24) [己]酉卜，亞[宾]佻，其唯臣。

己酉卜，亞宾[佻，不]其唯臣。 合集 22301 师小字、午组？

这组卜辞省略了介词“于”，宾的对象是“臣”，大概是关于官员亚某在廬宾迎的事情。

除了上述例子，佻字在甲骨、金文中似乎都是一种人称。甲骨文中的例子如：

(25) □□[卜]，佻貞：……陟……

合集 3935 宾三

① 曹大志：《论木围柵》，待刊。

② 董珊：《版方鼎与荣仲方鼎铭文的释读》，《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 27 期，2005 年；又见董珊：《新见商代金文考释四种》，《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中西书局，2019 年。

- (26) 甲辰卜，宾貞：呼興丘。
貞：惠侑呼興丘。 合集 10171 正典宾 A
- (27) 己酉卜，宾貞：呼比丘、侑。
己酉卜，宾貞：勿卒呼比丘、侑。 合集 8591 宾一
- (28) 貞：牛畀侑、疋…… 合集 15929 典宾 A
- (29) 侑其以■……尹 ……于■……翦 合集 28074 何组
- (30) 貞：王其……戍侑……疾不…… 合集 28040 何组
- (31) ……戍侑其……大用。 合集 28042 无名组

这些期组的卜辞时代差距很大，侑显然不是一个人的私名。以往会把这种人称解释为氏名，但笔者以为它更可能是职衔称谓，或许是前述旅途中廬的管理者，指称不同时期具体的个人^①。第(25)条卜辞中侑是占卜的问事人(“贞人”)，学者很早便注意到占卜问事人和铜器上的“族徽”往往重合。侑和青铜器上常见的署名“冉”可能指一种人，也算是一个重合的例子。

金文中有4例“子侑”、7例“侑盾”，都是器主署名。由于数量不是很多，它们可能只是亲属、职官称谓连用的个案(职务为兼任或历任)。但是管理廬和“盾”的职务似乎缺乏相关性，所以也存在其他可能(例如类似“秉盾”“纠盾”等两字的官名)。笔者曾经讨论过“族徽”中的盾，认为它是管理虎贲、旅贲一类精英武士的官员，负责王的保卫^②。《周礼·虎贲氏》：“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又《周礼·司戈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可见王无论在国还是出行，都有手持戈盾的精英武士保卫。

“侑盾”铭文可以读为“廬盾”，“廬”作为一种盾人的限定成分。有意思的是，秦汉宫廷外宿卫的地方称为廬，相关文献如：

《史记·秦始皇本纪》：卫令曰：“周廬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裴駰《集解》引薛综曰：“士傅宫外，内为廬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

《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廬。区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后汉书·班固传》：其宫室也……虎贲贲衣，阉尹阉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廬千列，徽道绮错，李贤注：“廬谓宿卫之廬，周于宫也。”

张衡《西京赋》：徽道外周，千廬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吕延济注：“廬，卫兵铺屋也。”

① 曹大志：《“族徽”内涵与商代的国家结构》，《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② 曹大志：《“族徽”内涵与商代的国家结构》，《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从这些记载来看，秦汉王宫外不但有武士巡行，一周还有大量固定的岗位，岗位上建简单的建筑（所谓周廬千列），这样宿卫人员在各种天气都可以履行职责。商代“侁盾”铭文中的侁所指的可能是这种宫殿周围的廬。署名“廬盾”的铜器作器者大概是宿卫武士的前身，是执掌宫廷保卫的官员。寝孳方鼎的铭文显示作器者孳既有寝的身份也有侁的身份。已有学者指出过商周时期的寝官有保卫的职责^①。

宾组卜辞还有一个人称侁，这个字同时也可以用作动词：

（32）貞：侁〔亡〕疾。

貞：侁其有疾。

合集 13757 典宾 A

（33）壬申卜。

合集 8648 反宾一

貞：雨。

不其雨。

貞：今日其雨。

今日不其雨。

癸酉卜，亘貞：生月多雨。

貞：令侁。

貞：侁，惠目呼比。

合集 8648 正宾一

侁在侁上添加了一个自旁，应是意符，表示师众可以在廬休息。第（33）组卜辞因为预测下个月多雨而“令侁”，侁有可能是动词，读为廬，意为建造廬。如此，侁与侁是廬字的不同异体。它们作为人称时指的可能是同一种人，这种人的身份我们将在下文和“冉*”一起讨论。

（三）量

写作壘的廬字皆见于无名组、何组、黄组卜辞，年代较早的宾组、历组卜辞中很少有涉及廬的事情，这个现象无疑是不合理的。但是，宾组、历组卜辞中有一个写作量的字，笔者认为它可能是廬的异体。从构形分析，量很可能从“冉*”（廬）得声；它比壘少了人旁而多了双手。由于“冉*”本身是廬的象形初文，缺少人旁并不影响意思，从双手和土则可以表示于野外起廬。这个字的用法见于下列辞例：

（34）丙辰卜：王其令量斲于远东兆

在途东兆奠斲。

怀特 1648 历二 B2

（35）辛巳貞：王〔令〕畢比投……

□巳貞：畢以婁于响，乃奠。

癸巳貞：王令婁生月〔步〕。

^① 罗琨：《商代寝官初探》，《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 年。

- 甲午貞：告婁其……
- 甲午貞：于〔小乙〕告，〔婁〕其步。
- 甲午貞：于父丁告，婁其步。
- 勿告，婁其步。
- 酉貞：□令比投舟，壘乃奠。 屯南 866 历二 B1
- (36) 癸巳貞：王令婁生月〔步〕。
- 甲午貞：告，婁其步于。
- 甲午貞：于小乙告，婁其〔步〕。
- 甲午貞：于父丁告，婁其〔步〕。
- 勿告，婁其步。
- 丁酉貞：王令畢比□舟，壘□奠。
- 勿往，畢其令。 合集 32856 正历二 B1
- (37) □□貞：王令畢今秋〔比投〕舟，壘乃奠。 合集 32854 历二 B1
- (38) □□貞：王令畢今秋……壘乃奠。 合集 32855 历二 B1
- (39) ……壘……
- 惠春令畢田。
- 惠秋令畢田。 屯南 1087 历二 B1
- (40) 丙午卜，古貞：令_𠄎壘_𠄎王。 合集 18219 宾三
- (41) 丙□。
- 辛酉。
- 貞：惠_𠄎王_𠄎。
- 丁酉。
- 其有不若。七月。 合集 18218 宾出组，18220 同文
- (42) 貞：樹壘…… 合集 18221 宾出

第(34)组卜辞是为了于远处的东兆壘，还是在近处的东兆奠而进行的占卜。“奠”意为安置；安置的对象_𠄎，裘锡圭先生认为指从事_𠄎这种工作的人^①。_𠄎显然与奠_𠄎的意思密切相关。笔者认为_𠄎可以读为廬，用作起廬的动词，是奠置的手段方式。廬_𠄎、奠_𠄎实质相同。起廬是人们新至一地安定下来的办法。“于时廬旅”“卫人出廬于曹”，都是人们暂居安置的例子。这组占卜可以直接和第(21)组卜辞的于远_𠄎、在迓_𠄎比较，也可说明_𠄎与_𠄎表示的是同一个词。

第(35)、(36)组卜辞及内容相关的残辞涉及畢把婁送至响地和安置投舟两件事。首先于辛巳日占卜，是否令畢“比投舟”(辞有残缺)。十二天后的癸巳日又占卜，是否令畢“以”婁于响然后“奠”婁。随后占卜王是否令婁于下月起行(癸巳是当月最后

① 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一日)。次日甲午，卜问妻是在告小乙、父丁后起行，还是不祭告就起行。考古资料显示殷墟时期有大量包括商人贵族在内的移民进入山东等地^①，奠妻或许是这类事情。又三日后的丁酉，商王旧事重提，卜问是否令畢“比投舟”、量而后奠。“奠”的宾语当是“投舟”。裘锡圭先生指出这次占卜与它辞数见的“奠投舟”是同类事，投舟是造舟之人^②。这里的“比”应是“校比”之意，大概是在造舟之前检核造舟之人的数量、物资等准备情况。量是奠置造舟之人的具体方式，应读为廬。这组卜辞令畢做的两件事都涉及迁移人员、随后“乃奠”，对妻（子妻）没有使用廬大概是因为他的身份高贵。对投舟使用廬是因为古代造船在江河岸边，为大规模的露天工场作业，又有一定的季节性，所以造船工人往往以简易工棚居住。

造船工人只是商代国家役使的一种人，从事其他种类工作的人还有很多（例如被奠的刍从事畜牧），他们也有可能被用廬安置。考古学家在鲁北地区的渤海沿岸发现了商代的制盐场。这里的盐碱地无法耕种，大规模制盐为季节性活动，所需的器皿、建筑材料、粮食均由国家组织的人员运输。制盐工人劳作、居住于长梯形的工棚内。以寿光双王城 014 遗址的工棚为例，这座建筑进深 15.5 米，面宽 12.4—15.5 米，内部没有柱洞，一端呈弧形收窄。两侧各 16 根木柱两两对称的构成墙壁，木柱粗 35—45 厘米，埋深 60—70 厘米。发掘中出土大量夹芦苇的泥块，说明墙和顶上可能有涂泥^③（图一七）。这种工棚的顶应该比较低矮，否则结构难以实现，也不利于抵御当地强烈的海风。但它为了容纳制盐灶和工人居住，跨度竟有 12—15 米之大，已达到近代厂房的水平。借助考古发现的制盐工棚，我们可以知道商代的简易建筑能够建造得很宽敞。

第（39）组为残辞，但提到量 and “令畢田”，这大概是在农事中结廬暂居。第（40）—（41）组意思不是很明确，能看出量为动词，大约是结廬的意思。

以上卜辞中的量都是动词，第（42）条卜辞“树量”为动宾结构，量是名词。《公羊传·僖公三年》何休注：“树，立也。”“树量”的意思是建造廬。

总结上面的讨论，商代文字中廬字的异体较多，它们的用法如下：宾组、历组卜辞用量写廬，无名组、何组、黄组卜辞用𠄎、𠄎写廬，𠄎、𠄎在甲骨中主要用作人称。此外，历组和无名组卜辞偶借𠄎（𠄎）写廬（详见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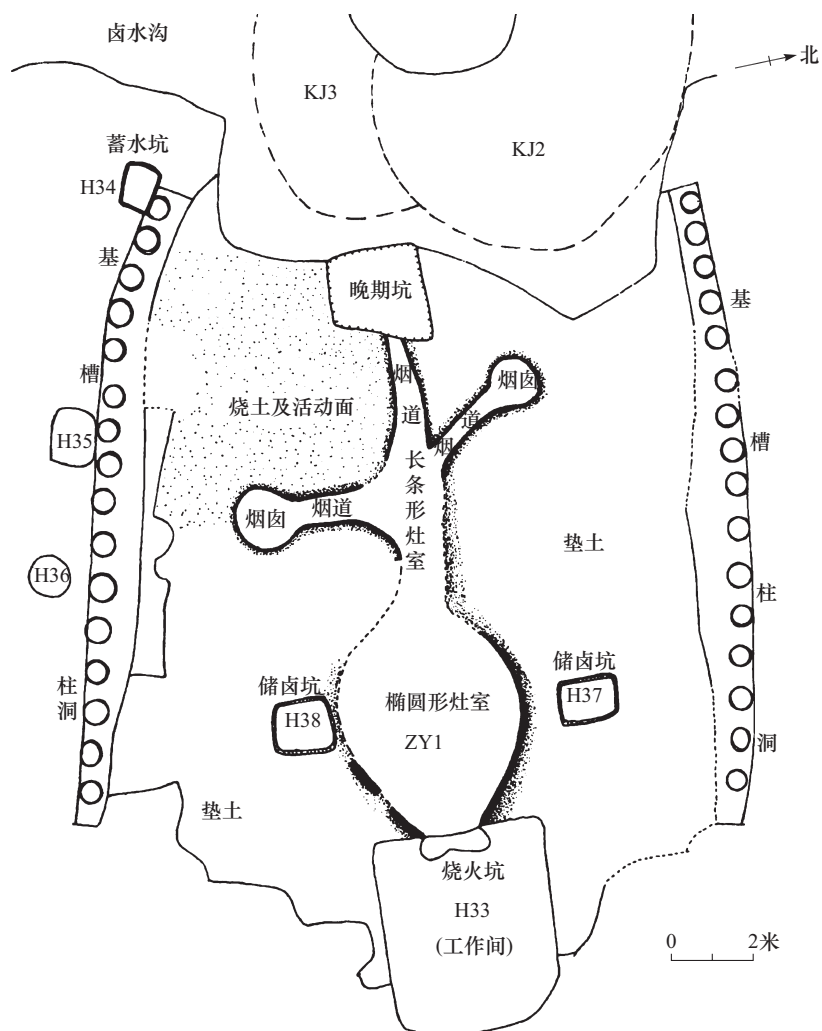
（四）𠄎

前文我们讨论了𠄎的字形和读音，这里准备探讨它的辞例。铜器铭文中𠄎与𠄎常常一起出现，写作𠄎或𠄎。我们需要说明𠄎是什么字以及它为什么总与𠄎共存。

① 燕生东：《商文化后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海岱考古》（第 10 辑），科学出版社，2017 年。

② 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5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陈剑：《释“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 3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③ 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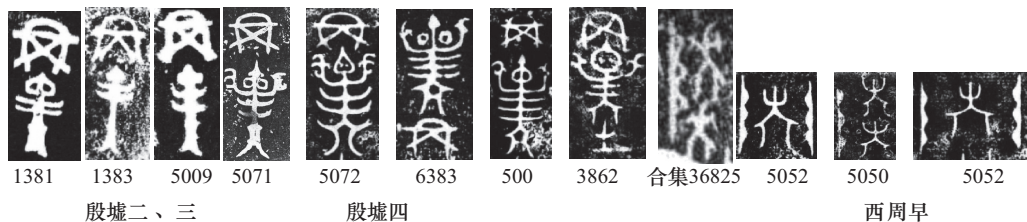
图一七 寿光双王城 014 遗址制盐单元 1 内的工棚

𧈧字早年有蝠、昊、脊等释读^①，自从唐兰先生释为夬后，学界一般把它隶定为蛙，甲骨文中的同一个字𧈧则隶为夬。唐先生认为这个字是蜥蜴的象形，而李孝定认为尾巴的形状与蜥蜴不符，不过唐先生把这个字与《说文》夬字和金文陸字联系起来，为释读它奠定了基础。

在字形方面，较早的𧈧字见于殷墟二三期的铜器，较晚的延续至西周早期，如图一八所示。它的演变符合这一时期文字象形性降低、愈发线条化的规律，但细节上却增加了动物双爪和腹部的横画数量。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有些字例里动物双尾的下面又增加了弯曲的两竖笔（如集成 5072，笔者认为这是变形音化，详后）。我们将这种晚期的形态与已知最早的陸字比较，不难发现陸字中的夬旁和动物的下半部一样，很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225页。

像是截取这部分而成的（图一八）。黄组卜辞和西周早期的陸字从一或两个阜、一或两个𠂔，阜作意符。东周时期陸融的陸写作𠂔（邾公鈺钟，集成 102），从阜、从二𠂔、从土，形态已经与小篆接近（二𠂔可视为对一𠂔的繁化，《说文》陸字籀文还保存了从阜从三𠂔的一个写法𠂔），下面加土旁应是追加的意符。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最晚的𠂔字已经有添加土旁的写法（集成 3862），这可以佐证由𠂔到𠂔的关系。总之，最早的陸字是截取了𠂔的一部分再加阜旁而形成，从字形演变的过程来看，𠂔有可能是陸字的前身。



图一八 商至西周陸字的演变

在读音方面，𠂔字有两个线索。首先，截取动物下半而来的𠂔字读音在字书中有记载。《说文·中部》：“菌𠂔，地蕈。丛生田中。从中六声。𠂔，籀文𠂔从三𠂔。”不少学者对《说文》所述字义表示了怀疑，但它记录的读音很有价值。《古文四声韵·屋韵》下保存了一个陸字的异体，写作𠂔；《龙龕手鑑》《四声篇海》保存了一个六字的异体，写作𠂔，这些显然也是𠂔字的讹变。其次，前述添加两笔改造后的动物尾部呈𠂔形（集成 3862），与同时期的六字𠂔（六祀邽其𠂔，集成 5414）写法一致。季旭升先生《说文新证》指出动物下似从“六”声，是正确的。这应是变形音化，给原字形加注声音。

综上所述，𠂔字在字形和读音两方面都和陸字有关系。结合它的形象，笔者认为它是文献里鱧的象形字。《山海经·南山经》：“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鳃（脇）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鱧（郭璞注：音六），冬死而夏生（郭璞注：此亦蛰类也；谓之死者，言其蛰无所知如死耳），食之无腫疾。”《玉篇·鱼部》：“鱧，鱼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出《山海经》。”鱧是传说中的一种怪鱼，《山海经》的描述基本与𠂔的形象吻合，“蛇尾”也许是“蛇首”之误（《山海经》描述各种神怪，通常从首开始）。从陵居、蛇首、鱼尾、叫声很大、冬眠等特征看，鱧可能是某种两栖动物。

𠂔是鱧的本字，在金文中假借为陸。陸则是𠂔在加注声符六、截取而简化形体、又添加意符阜后的较晚写法。陸在文献里常见两种含义。其一为高平之地，《尔雅·释地》：“高平曰陸。”其二是道路的意思，《玉篇·阜部》：“陸，道也”；《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杜预注：“陸，道也”；《周礼·考工记》：“作车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墨子·非乐上》：“舟用之水，车用之陸。”古书里又常见从壺、意为道路的“逵”字。逵字从辵、壺声，与陸同属幽部。《尔雅·释

官》：“一达谓之道路……九达谓之逵”；《释名·释道》：“齐鲁谓道多为逵师”；《诗·周南·兔置》：“施于中逵”，毛传：逵，九达之道。《左传·隐公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杜预注：“逵，道方九轨也。”古人已经指出逵、陸二字的关系密切。《易·渐》：“鸿渐于陸，其羽可用为仪，吉。”朱熹《周易本义》：“胡氏、程氏皆云陸当作逵，谓云路也。今以韵读之，良是。”“逵”“陸”可能是一字分化的。

𠄎在铜器短铭中单独出现6次（如集成4751），与册一起出现1次，与𠄎一起出现27次；陸单独出现2次（如集成8372），与“册”一起出现7次。笔者曾经论证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主要“族徽”是当时的亲属职衔称谓。从陸单独出现次数较多来看，它也应是官职之一。甲骨文中的陸（𠄎）有“王陸”、“小陸”（少陸）、“陸师”之称^①；战国楚官玺有“陸官之玺”^②，与“正官”“伍官”“计官”等官名的结构相同，这些都可以作为陸是一种官职的佐证。黄锡权先生认为楚国陸官职责是管理、征收陸阜之地税赋。从陸字所有的道路含义来看，笔者认为陸可能是与道路有关的官员。

《周礼·夏官·合方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夏官·司险》：“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据此，先秦国家设置有官员通达道路，控制险阻地方以管理人员和物资的流通。我们对比甲骨文中有关𠄎的信息，虽然其事迹较多，但主要的是输送（入、以、取、来）人力物资、以人于某地、歪某人、奠某人、追捕逃逸等，这些事务都有很关键的部分发生于路途，需畅通道路，沿途关照、查验人员，符合先秦管理道路官员的职事（如追捕逃逸需“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因此陸大概是相当于《周礼》司险一类的官员^③。

根据以上对𠄎的认识，并结合前文所论商代旅途中的廬，铜器短铭里经常和陸一起出现的廬应是相当于《周礼·秋官》之下野廬氏的官名：

野廬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櫜之，有相翔者诛之。凡道路之舟车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节者，及有爵者，至则为之辟。禁野之横行径踰者。凡国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师，则令埽道路。且以几禁行作不时者、不物者。

① 林沅先生主张甲骨文“王某”之王读“士”；蔡哲茂先生认为是文献中“王人”之意，见蔡哲茂：《商代称王问题的检讨——甲骨文某王与王某身份的分析》，《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3期。笔者认为“王”后的字多数可以认为是官名。

② 著录于《周秦古玺菁华》，石志廉先生旧释“险官之玺”，黄锡全、施谢捷、李守奎等先生改释陸官之玺。见石志廉：《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黄锡全：《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官名辑证》，《文物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1991年。

③ 甲骨文中的“陸”记载较多，笔者拟另文探讨。

野廬是一种道路沿途的驿站，野廬氏的职责是管理驿站设施、交通秩序、道路维护。根据《周礼·遗人》的记载，野廬氏应该还有提供饮食的责任。野廬氏在商代可能只称为廬。因职务相关，管理驿站的“廬”会和“陸”官出现历任或兼职，所以在作器者署名中经常同时出现。过去“野廬氏”是只见于文献的官名，现在我们知道商王出行时在各地留宿的设施称为廬，则管理廬的野廬氏出现相当早。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署廬名的铜器是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尊（集成 5549），属于洹北时期；最晚的署廬名的铜器则可以到西周晚期（流散 70）（图一九）。署名廬的铜器数量很多，存世在 320 件以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数量，大概是因为道路系统广泛分布，担任野廬一职的人数众多^①。东周时期，齐国官玺中有“左廬”“右廬”“王廬”，或以为是《考工记》的“廬人”，但从官阶的复杂性推测职务应更重要，更可能是野廬氏^②。



图一九 最早和最晚署廬名的铜器

以上，我们对商周时期的廬进行了研究。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材料，当时有用于农事的田廬，用于丧葬的倚廬、庵廬，用于交通的野廬，用于射礼的射廬，用于田猎的狩廬，用于宿卫的廬，用于祭祀的廬，用于安置移民的廬等多种，可见其用途的广泛。廬本义是一种临时性建筑。它使用竹、木、草等易得材料建造最简单的稳定结构，形式有尖顶、穹隆顶、拱形顶几种，历史上长期沿用。由于后世廬字引申泛指简易建筑，也由于后世廬属于民间粗陋之物，在很多场合为更讲究、正式的建筑取代（例如交通有驿馆，帝王出行有行宫、帷幄，墓上有享堂），所以它一直处于考古学、建筑史学知识的灰暗地带。然而，作为临时性建筑的廬是农事、礼仪、旅行、移民等活动发生的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认识它将增进我们对古代社会的理解。

本文根据西周金文中的廬字，将商周铜器短铭里的廬解释为廬的象形初文，进而

① 例如洛阳五女冢发现并列的殷墟二期墓葬 M1505、M1519（史家珍、黄吉军：《洛阳五女冢西周早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 10 期）。M1519 出土两件署名廬的爵。洛阳盆地在晚商时期遗存稀少，这两座墓可能属于设置在这里的野廬官员。

② 肖毅：《释廬》，《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2002 年。“王廬”印承蒙清华大学王天骄女士惠示。

解释了一些廬的相关文字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青铜器署名里的廬。它相当于《周礼》记载的野廬氏，职责是管理交通驿站。署名廬的青铜器数量很大，说明任廬的官员人数众多，反映了商代路政管理的规模。这个认识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重新思考商代国家统治的形式。一个国家统治地域的大小、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强度都与通讯和道路交通密不可分。过去我们了解的是秦统一前后的交通建设，也知道西周马车的普及和“周道”的建设^①。现在看来，商代国家在这方面做出过更早的努力。考古学研究表明，商代国家内部的资源流通很活跃^②，上层精英的物质文化在很大范围内呈现一致的面貌。商代的廬虽然只是一点小小的认识，但对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是有帮助的。

附 论

1. 鑪（廬）

正文提到的鑪字写作𠄎等形。甲骨文还有在其上加“虍”的字写作𠄎。于省吾先生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初文，“加虍为声符，乃由象形孳乳为形声”^③。合集 8186 反、8187、15697 反、怀特 617 有𠄎等字。怀特 1007 有写成左右结构的𠄎，右边虽残，但仍能看出上有虍头，可以佐证两者的确是异体关系。增加声符“虍”的形体在甲骨文中一般用于方伯名、𠄎形、𠄎翌日，不加声符的除了用作贞人名，最主要的是用于称为𠄎豕的牺牲。王子杨先生认为这两个形体存在异体分工^④。郭沫若早已指出甲骨文加虍头的字与赳曹鼎射廬（借为廬）之廬相同，“故知此亦廬字”^⑤，所以不加“虍”的字为“廬”的初文在释字层面已无疑问；只是在字形理解和辞例通读方面，此字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关于𠄎字的字形，文字学界一般接受郭沫若、于省吾先生的意见，认为“𠄎为鑪之象形初文，上象器身，下象款足”。对此，王恩田先生曾质疑说：“商周时代还没有上像炉身下像款足的炉。”^⑥其实商代有一种器物与𠄎的字形很相似，只是并非款足，而是四个曲尺形足（图二〇）。器物多数粗糙无纹饰，上部为长方形浅盘，有的耳上加套索，这样受热时也可以搬动。考古报告一般称其为“方卢形器”，表示怀疑为炉但不肯定。这种器物与春秋时期自名为鑪的铜器器形相似（如王子婴次炉）；经过合金成分检测的发现为红铜；有时与铜铲共存，后者可能是火铲；《说文》鑪，方鑪也。几方面综合起来，这种长方形器物应该确实是鑪。

① 顾颉刚：《“周道”与“周行”》，《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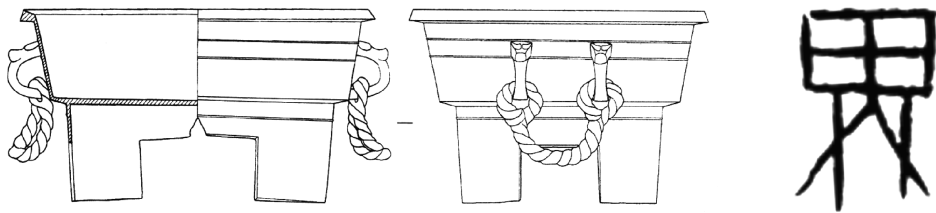
② 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2013年。

③ 于省吾：《释廬》，《双剑謄殷契骈枝续编》，收入《于省吾著作集》，中华书局，2009年。

④ 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161页。

⑤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381页（第109片考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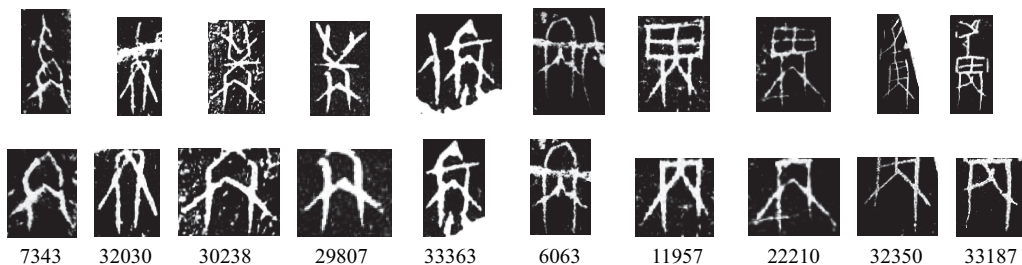
⑥ 王恩田：《廬方与廬氏》，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2015年8月13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71>。



图二〇 罍字形与郭家庄 M160 方炉形器的比较

对比实物，罍的两类写法罍和罍，显然以表现了宽大罍盘的第一类更象形，第二类是为了减省笔画的写法。罍的写法见于午组、宾组、妇女类、部分师组小字卜辞，与罍并不相似；罍见于历组、无名组、部分师组小字和虫类卜辞，虽然与罍有相似之处，但多横画和中间竖笔的特征还是容易与罍区分。所以饶宗颐、李孝定先生怀疑罍、罍是一文变形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罍字后来虽然增加了虍的声符，但象形初文部分的演变方向是继续减省笔画。年代较晚的无名组卜辞中，罍有写作罍^罍的，将上面“田”形的中间竖笔与斜笔合并。减省的结果是象形性降低，西周宜侯矢簋的罍^罍、师汤父鼎的罍^罍，表示罍盘的“田”形已经与下面的足粘连在一起。但无论如何演变，罍字上半的“田”形基本得到了保留，这也是隶楷阶段罍字中“田”形符号的来源。至于下部原本表示器足的部分，则在西周、春秋时部件化为皿旁（东周的罍也恰好变为圈足器）。罍与罍显然是来源不同的两个字。不过，应该承认罍字的下半与罍字和一些从罍的字（如甬、葍）有相似之处，如图二一所示：



图二一 甬、葍所从的“冉”与罍字下半的比较



我们注意到，年代较早的师组卜辞里，一些罍字下半表示器足的斜笔并不出头，如罍^罍 (21274) 罍^罍 (19956)，或许可以推测甲骨文里罍字下半故意出头的写法，有模仿田廬之罍字以变形声化的用意。

关于罍在甲骨文里的用法，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首先是“罍豕”的含义问题。于省吾先生认为罍义为剥割，并指出罍豕只祭母、妣，饶宗颐先生认为是罍列，郭沫若先生认为是以罍盛豕，这些意见都把罍看作动词^①。詹鄞鑫先生认为罍是义为“黑”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罍》，中华书局，1979年；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753页；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2期。

的形容词^①。笔者认为最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

甲骨文中有 35 条用“盧豕”的占卜祭祀对象明确，其中 33 条都是祭祀女性祖先；与此相对的是，甲骨文有 11 条用白豕的占卜祭祀对象明确，其中 8 条都是祭祀男性祖先。女性-男性、盧豕-白豕的对应关系说明盧应读黧，是与白相对的黑色的意思。古籍中有不少黑色的动物都用“盧”来形容，如鷓鴣（《尔雅》）、盧狗（曹植《求自试表》）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两组卜辞：

- (1) 禦牧于妣乙盧豕，妣癸彘，妣丁，妣乙。
 禦眾于祖丁牛，妣癸盧豕。 合集 31993 屯西子卜辞
- (2) 乙酉卜，禦新父戊白豕。
 乙酉卜，〔禦〕新于〔父〕戊。
 乙酉卜，禦新于妣辛白盧豕。 合集 22073 午组

第(1)组中与盧豕对举的是牛、彘和几种动物，因此“盧”应是“豕”的限定、修饰成分，不应是动词；理解为剖割的豕、以盧盛的豕也不合适，那样无法解释甲骨文为何独豕需剖割或盛以盧。第(2)组祭祀父戊用白豕，祭祀妣辛用白盧豕。以往有研究者认为“白盧豕”无法解释，或认为是“膚白豕”的倒文（见《甲骨文字诂林》按语）。笔者认为这条卜辞里的盧应读为顛，白顛豕是指额头有白条纹的豕。古书把额头有白斑的马叫做“的盧”，“的”的意思是白。《相马经》：“的盧，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易·说卦》：“为的顛”，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的，白也；顛，额也。”《诗·秦风·车辚》：“有马白顛”，毛传：“白顛，的顛也”；《尔雅·释畜》：“駟顛，白顛”。综合这几条文献，甲骨文提到的“白顛”也就是“的盧”，即《说卦》所说的“的顛”、《车辚》所说的“白顛”。

在这条“白盧豕”的卜辞里，盧字写作，与之相似的还有《合集》10724的。它们的写法和一般的眾不同，上面的“田”被有意分离出来，中间用一竖笔和下部相连，容易让人联想到（鬼）、（畏）、（異）等字，或许这是为了表示头顛而临时做出改变的特殊写法。

其次是“盧子”的理解问题。出组卜辞有“家盧子”（怀特 1268）；无名组卜辞有“马盧子”（合集 27889），是一种与小臣一起被选择的人。按照词汇的结构，盧子隶属于家和马两个人（“家”和“马”是两种官职称谓），可能是一种身份较低的人。《汉书·鲍宣传》：“苍头盧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诸给殿中者所居为盧，苍头侍从因呼为盧儿。”又《汉书·萧望之传》：“仲翁出入从苍头盧儿”，颜师古注：“皆官府之给贱役者也。”按照孟康的解释，侍从、役者因为居于盧中而被称为

①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30页。

“廬儿”^①。甲骨文里的廬子或许类似汉代“廬儿”，那么这里的“廬”是假借为“廬”。

再次，甲骨文中有两例“狩廬”：

（3）辛卯貞：从廬涉。一

辛卯貞：从狩廬涉。一 屯南 1009 历二 B2（《合补》10919 同文）

于省吾先生说：“从狩廬涉，当即狩从廬涉之倒文也，是廬当系地名或水名也。”笔者以为根据对贞的“从廬涉”无法倒为“廬从涉”、廬是一个方位处所的名称，“狩廬”也应是一个不能拆开的方位处所名称。“狩廬”当读“狩廬”，廬假借为廬，是狩猎过程中所用的廬，也就是无名组卜辞中商王田猎时住宿的堡。

上面廬子和狩廬的写法，说明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假借廬为廬的情况。西周早期的宜侯矢簋铭文借廬为廬，廬的本字廬只见于铜器署名和甬、葍、量等字的偏旁。西周中晚期几件提到“射廬”的铭文，廬都是借从廬、加虍声、厂旁的字表示，廬（廬）、廬（廬）也变得形体相近。除甬比盨之外，田廬之廬字不再从廬而改从廬，可能是为了容易识别读音。廬的象形初文只保留于甬、葍等字的偏旁中了。



2. 葍

传统字书认为葍是構的本字，如《说文·葍部》：“葍，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但是在甲骨、金文里，“葍”都用作“遭遇”之意。现代文字学者多从两物相遇的角度理解“葍”的造字本义，并且都认可上下的部件与金文廬是一个字。唐兰认为葍象两笛背叠之形；郭沫若认为葍象竹箒之形，上体为箒，下体为座脚；李孝定疑象二鱼相遇之形；王恩田认为是两屋相对。但是笛、鱼、屋都在字形上有问题，竹箒也没有什么证据。如果按照我们的解释把廬看做廬的象形初文，那么葍就是两廬相对的表意字。因为廬是在外旅行不期而遇的地方，所以二廬相会可以有遭遇的意思（参看图六）。《庄子·天运》：“仁义，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覲而多责”，意思是说路上的遽廬只宜留宿一晚，久驻就会遭遇其他住宿的人而生怨责，道出了廬和遽的联系。另外廬是鱼部字，葍是侯部字，两者读音相近，属旁转关系，组成葍字的廬符也有表音的作用。

3. 甬

甬是另一个常见的从廬的字。甬的本义是并举，《说文·葍部》：“甬，并举也。从爪，葍省。”《尚书·牧誓》：“甬尔戈，比尔干”，甬、比对言，可以体会出并举的含义。甲骨文很常见的“甬册”可能源自双手一同举起册的动作；讲蝗虫成灾害时用的“藿大甬”“葍”，也有虫子同时飞起的意味。

① 宜侯矢簋铭文中有一种隶属于莫伯而被赏赐的人称为廬（廬）。裘锡圭先生认为应读“虜”。但根据裘先生的研究，被安置之后的人称为莫人，似乎不应再被称为虜。甲骨文中的“家廬子”“马廬子”读虜也不合适。这种人或许是被迁移、居于廬中而被称为廬的给贱役者。

𠂔字从爪从廬，写作、。以往对𠂔字形的解释一般是以爪提举一物，所以字有𠂔举义。但从爪的字很多，为何独从廬有举义？𠂔上部为单手，为何有并举的意思？廬具体又是什么东西？这些问题都没有解释。从廬为廬的象形出发，𠂔的字形就比较好理解。

正文曾谈到，廬的内部有很多支撑结构；无论是倚廬还是拱形的廬，起廬时最要紧的都是同时立起一对骨架。从爪、从廬代表起廬，起廬的动作可表示对称并举的意思。宋人曾将廬释为举，陈邦怀先生解说云：“廬象下而上举……并举之谊昭然。”虽然没有把廬的字形解说透彻，但已经体会到廬形代表并举的意思。

有的学者认为廬可能有𠂔的读音（𠂔为蒸部字），根据是甲骨文表示蝗虫大起的𠂔字异体𠂔从佳从廬，推测廬是声符。但分析字形可以发现，𠂔所从的“佳”一般都有表示鸟爪的笔画，这部分也可以看作是𠂔字上面的“爪”。换句话说，𠂔将佳的爪和𠂔的爪进行了合并。𠂔字从佳、𠂔声，是在𠂔上叠加佳符而成的形声字。𠂔则仍应分析为从廬、从爪的会意字。这样廬有𠂔读音的证据也就不牢靠了。

4. 𠂔

甲骨文中有一种称为𠂔的作物

(1) 貞：禱年于岳*。

貞：我受。



貞：我受黍年。

合集 40098 正典宾 B

(2) 貞：……岳*……

貞：我受。

合集 9730 典宾 B

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年的繁体。曹锦炎先生则分析为𠂔、年两字的并列式合文，并以对贞的“受黍年”为证^①。曹先生的意见显然更有说服力，𠂔是一种需要收获的作物。

以往由于不清楚“冉*”的读音，所以无从知道这种作物是什么。现在从“冉*”为廬字出发，我们可以有两种推测。

其一，𠂔是蘆葦之蘆字。《大戴礼·夏小正》：“葦未秀为蘆”；《淮南子·修务》：“衔蘆而翔”，高诱注：“未秀曰蘆，已秀曰葦。”蘆葦和蘆葦制品在古人的建筑以及日常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蘆葦可谓野生的经济作物，商人可能因此关心蘆葦能否有好的收获。以往古文字资料里的蘆字属于战国时期^②，如果𠂔字是蘆，则是蘆葦在文字材料中最早的记载。这个推测的薄弱之处是早期文献中缺乏蘆字的用例。

其二，从字音考虑，𠂔可能是文献里讲到的旅、稭、稽（旅、吕、鲁都是来母鱼部字，与廬同音，可以通假）。《史记·天官书》：“主葆旅事”，裴骃集解引晋灼曰：“禾

① 曹锦炎：《甲骨合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

② 吴振武：《释战国文字中的从“廬”和从“朕”之字》，《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

野生曰旅。今之饥民采旅也。”《后汉书·光武帝纪》：“至是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李贤注：“旅，寄也。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今字书作糴，音吕，古字通。”《后汉书·献帝纪》：“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稻”，李贤注：“稻音吕，埤苍曰：‘稻自生也’。稻与糴同。”旅是野生的禾谷，古人会采食。而根据晋张华《博物志》“家芋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的话，这种谷物不是真正的野生种，而是在休耕地自生出来的人工栽培作物。于省吾先生曾讨论甲骨文中秣指野生旱稻^①，说明商代不只利用一种野生作物，这与传统农业一直很重视野生植物资源的采集是相符的。

5. 旃、𠄎、旃、旃、旃

宾组、历组卜辞中有一个写作𠄎或𠄎等形式的人称，字从从、从“𠄎”或“冉”，有的加自旁。王襄、商承祚先生曾释为旃，但缺乏根据（商承祚《殷虚文字考》认为“冉”与“丹”形近）。裘锡圭、陈剑先生以辞例证明了它们是不同期组卜辞中的异体，陈剑先生并将旃释为“冉旃”之“冉”的专字，或者就读为冉旃^②。

师组、无名组、何组卜辞还有一个人称写作旃，在上述从从、从𠄎的字上增加一个“止”，甲骨工具书多把它当做上述字的异体（例如《新甲骨文编》、《甲骨文诂林》把它们放在一个字头下），这应该是正确的。典宾组卜辞中有人称𠄎、𠄎、𠄎，前文已经讨论它们可能都是廬的异体。自、止很像是叠加的义符，加自、加止，或两者都加是繁简的不同。从从的旃、旃、旃与𠄎、𠄎、𠄎是同类现象。

甲骨文中旃的表现有以下事例：

- (1) 辛巳卜，贞：令旃代旃、甫、韋、疋族。五月。

合集 4415 正 + 合补 1173 正宾出

- (2) □□〔卜〕，■贞：令旃比冏侯璞周

合集 6816 宾三

- (3) 己巳卜，贞：令壺省在南廩。十月。

庚寅卜，〔贞〕：令韋

己酉卜，〔贞〕：旃出。

合集 9638 宾出

- (4) 丁酉卜，争贞：呼甫秣于媯，受有年。

丁酉卜，争贞：弗其受有年。

旃眾穀甫耜于媯，受年。

贞：弗其受有年。

戊戌卜，殷贞：旃眾穀亡忧，肩〔告〕。

旃眾穀亡忧，肩告。










合集 13505 正宾一

- (5) 辛丑卜，宾贞：旃眾穀以羌。

贞：旃眾穀不其以羌。

① 于省吾：《释秣》，《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251页。

② 陈剑：《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

- 王其取祖乙鬯，若
王勿往田不。
王往田，陷鹿。 合集 267 正 +10534 典宾 A
- (6) 丁亥卜，殷貞：旃亡忧，由王史。 合集 5446 正宾一—典宾 A
- (7) 貞：旃眾殷弗〔其〕由王史。 合集 5447 正乙典宾 A
- (8) 辛亥卜，宾貞：命正化以王係。
辛亥卜，宾貞：命正化弗其以王係。 合集 1100 正典宾 A
- (9) 辛亥卜，内貞：今一月命正化其有至。
貞：命正化其于生二月有至。
貞：令旃田于皿。
勿令旃田于皿。 合集 10964 正宾一
- (10) 惠旃令……。
惠令。
惠命令。 合集 32885 历二 B3
- (11) 壬戌卜，狄貞：其又來方，亞旃其禦，王受有祐。
壬戌卜，狄貞：弗受有祐。
壬戌卜，狄貞：及方。一大吉
壬戌卜，狄貞：弗及。二吉
壬戌卜，狄貞：惠馬亞呼執。
壬戌卜，狄貞：惠戌呼執。
壬戌卜，狄貞：又出方，其以來奠。
壬戌卜，狄貞：肆勿以來。
壬戌卜，狄貞：亞旃其陟，迅入。
壬戌卜，狄貞：其遲入。
壬戌卜，貞：不邁方。
壬戌卜，狄貞：其邁方。
壬戌卜，狄貞：亞旃。
壬戌卜，狄貞：亞旃于可(?)。 合集 28011 何组
- (12) 惠旃用東行，王受又佑。
惠从上行左旃，王受佑。
惠右旃，王受佑。 合补 10387 无名组
- (13) 癸酉卜，宾貞：令旃。八月。
貞：惠陟令。 合集 6050 宾三

其中第(11)组的旃字四见，由于下部的“冉^{*}”刻写得很细小，常被隶作旃。我们把最清晰的两例与相关的字比较于下(图二二)：



图二二 旃字与相关字的比较

可以看出，这部分显然不是夂（试比较同时的降字），而与合集 20698、第 12 组（合补 10387）的旃字下部相同。

第（11）组卜辞中的“亚”和（12）组的“左”“右”是常见的修饰官名的词。商周时期副职常分左右，因此亚旃就是左旃、右旃。读为亚冉、左右冉，或者亚冉旗、左右冉旗都缺乏文献依据。陈剑先生将这个字视为冉的专字，是因认为“冉^{*}”有冉的读音。现在我们知道“冉^{*}”是廬的本字，有廬的读音，可以重新考虑旃的释读。这个字过去丁山先生曾释为旅，虽然未被公认，但却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从字音来看，从旡、从廬的旃字很可能从廬得音。廬的古音属来母鱼部，旅的古音也属来母鱼部，两者同音。古书中有大量廬、旅通假的例子，如《书·文侯之命》：“廬弓一，廬矢百”，《魏三体石经》作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旅；《国语·齐语》：“卫人出廬于曹”，《管子·小匡》作旅。从廬得声的旃读为旅应无问题。

在字形方面，旡旁有聚众的意思，同时又可表示旅行（如旃、旃（奔）等字）。廬是旅行时的留住地，廬作为义符当可以表示留止一类意思。这样旃就是一个从旡廬声的形声字，廬兼表意，字形表示一队行旅。叠加的义符“自”“止”可以分别表示师众和留止、出行。

在字义方面，早期文献中的旅主要有军旅和行旅两个义项，两个义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目前所见甲骨文中写作旃的“旅”大都是军旅的意思，罕见当行旅讲的例子。从旡、从“冉^{*}”的旃可能正是行旅、廬旅之旅的本字，后来才与表示师众的旃融合。

上引卜辞中旃见于宾组、历组、无名组、何组卜辞（师组也有此字），超出了个人生存的年限。在第（11）、（12）组卜辞中，亚旃、左右旃是官名，这令我们联想到战国时期名为职旅、诸侯之旅的官职。裘锡圭先生曾利用秦简和文献论证这种人的职责是管理外来的旅人，结论令人信服^①。裘先生论及的身份包括商旅、宾客、寄居者、工匠。笔者认为古代一国的外来人口中还会有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流亡的普通农民（可能寄居者主要就是这种人）。这些人没有特殊技能，国家要安置他们，最有效的办法是给予生产资料使其自食其力。《周礼·地官·旅师》说：

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凡新甿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媿恶为之等。

郑玄注：野谓远郊之外也……新甿，新徙来者也。治谓有所求乞也。使

^① 裘锡圭：《“诸侯之旅”等印考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无征役，复之也。《王制》曰：“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以地美恶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与旧民同。旅师掌敛地税，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属用新民焉。

《旅师》讲的“致民”即招徕人民（孙诒让《周礼正义》辩旧注之误，以“会聚”解释“致”）。古代国家都很重视增殖人口，招徕外人是重要手段。郑玄的解释清楚表明旅师有用农业方式（授田、借种、免征役）安置新迁徙来人口的职责。关于旅师一名的含义，《周礼·地官·叙官》郑玄注说：“主敛县师所征野之赋谷者也。旅犹处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师也。正用里宰者，亦敛民之税，宜督其亲民。”这里所说的“处”实际是“客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杜预注），但可能因为郑注主要强调了征敛，到了贾公彦的疏把旅说成“旅者，众也”，遂使旅师的含义不清。《管子·四时》：“顺旅聚收”，《集校》引洪颐煊：“旅谓旅处在野之农”，是准确的理解。旅师的征敛针对旅处之人。旅师之名得自于它管理的旅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外来人口。《周礼》里的旅师和楚玺里的职旅、诸侯之旅应是一种官职。

甲骨文里廬的一些表现恰好与旅师、职旅可以比较。第（4）、（5）组卜辞历日衔接，人物都是廬和設，是为一事连续的占卜。第（4）组卜辞廬和設受命藉田，次日戊戌卜问这两个人是否顺利（无忧、肩告），第（5）组卜辞于第五日辛丑卜问这两个人能否致送羌人，又问王是否往田（田猎被视为治田的一部分）。从整个过程来看，廬和設致送羌人的前后发生的都是农事，他们送的羌人可能是将被安排从事农业的异族人口。商代羌人被安排从事牲畜蓄养，称为羌刍；羌人也有专门的管理官员，称为多羌、亚羌，这些情况为人所熟知。一部分羌人从事农业生产是完全可能的。

第（8）—（9）组卜辞也是关于廬以外来人从事农业。辛亥日卜人宾问尪正化能否送来王係，同日卜人内问尪正化是当月（一月）能有所至，还是下月（二月）能有所至，所至的当指王係这种人力；接着又问是否令廬田于皿地（皿是屡见的农业地）。从前后文意看，这大概是准备由廬管理王係在皿地治田。

第（11）组卜辞是一次关于奠置域外方国人员的占卜。首先有外方人向商领土而来，狄卜问令亚廬“禦”能否受到保佑。文献里禦有防御、防备、禁止等义，如《国语·周语中》：“国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御灾也。”韦昭注：“禦，备也。”《周礼·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郑玄注：“禦亦禁也，谓遏止之。”令亚廬禦方大概是前去阻止来人的意思。随后狄卜问（在受到保佑的情况下）是否及方，即能不能到达方（的边界？）阻止来人^①。下面狄又卜问，（在及方的情况下）是令马亚还是戌将来人拘执，马亚和戌是两种官名，暗示执行同一事务的廬也应是官名。被拘执的人已脱离了外方，所以接下来卜问是否要将出自外方的人安置（奠）^②。亚廬大

① 相似卜辞有合集 28013（无名组）：其呼戌御方，及。/ 戌弗及方。

② 裘锡圭先生在引用这组卜辞讨论“奠”时指出：“这对卜辞所卜问的，大概是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制服出来的方国的人，把他们奠于商王控制的地区”，见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概负责此事，因为狄卜问亚旃应速办还是缓办“陟”入来人的事（陟意为登、进，卜辞有“以多射陟”）。其后，是否会“葑方”的对贞表明亚旃陟来人的事不希望再遭遇外方。最后的两条卜辞由于有不识字意思不是很明确，但𠄎字从“登”，可能是关于亚旃处置来人的方式；𠄎地有牧，可能是亚旃安置来人的地方。整组占卜中出现了“御”“及”“执”“奠”“陟”“入”等词，没有常见的“征”“伐”“翦”等代表激烈战斗的词（二十余条“禦方”卜辞中只有一条涉及羌方的提到了“翦”），所以这更像是域外的流民试图进入商领土的一件事。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亚旃有着管治外来人员的职责。《左传》记卫国被狄人攻灭而人民流亡，宋桓公、齐桓公先后“逆诸河”（为躲避狄人）“宵济”“城楚丘而封卫”，是一次安置流民的行动，与这组卜辞可以比较。

第（12）组卜辞先是卜问旃出行取哪条道路，后又卜问𠄎是跟从左旃还是右旃，可见左、右旃与𠄎的旅行有关。𠄎在甲骨文中仅一见，身份不明，或许他是由旃管理的外来人员。

甲骨文中还有一个𠄎字，陈剑先生引用以下辞例论证它与旃是一字的简繁不同写法：

- （14）癸未卜，争贞：令𠄎以多子族璞周，由王史。 合集 6814 宾三
 （15）□□〔卜〕，■贞：令旃比冏侯璞周…… 合集 6816 宾三

并认为以往释旅、旂都不可信，而是甬旗之甬的专字。笔者认为𠄎、旃一字是有道理的，但旃是行旅之旅的形声字，𠄎就应该是旃加注声符“廬”之前的表义初文。这个旅字比表示师众的𠄎少一个“人”旁，正好减少了师众的意味，而仍能表达执旗旅行的意思。西周伯晨鼎铭文“旅弓”之旅写作𠄎，看来有更早的来源。𠄎可以用作动词：

- （16）贞：王𠄎，不遘。 合集 27875 何组
 （17）己酉卜，王
 甲寅卜，王：令紕史于□，余延……
 庚申卜，王：惠余令伯紕史𠄎。 合补 6613 师肥笔
 （18）丁巳卜：王在𠄎，允𠄎。在𠄎。 合集 33087 师历间

陈剑先生已指出𠄎与𠄎单复无别，𠄎是𠄎的繁体，“不遘”是不遘雨的意思。这几例“旅”都可以理解为在外旅行，可参照的文献如《易·旅》“旅于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

铜器署名中也有简繁不同的𠄎（26例，1例下加“止”）、𠄎（1例）、𠄎（5例）。按照前文的解释，𠄎是行旅之旅的表义初文，最为原始，在铜器署名中使用得也最多。𠄎是加注廬符后的写法。𠄎又添加了止，是最繁的写法。这些署名都表示作器者具有旅师、职旅一类身份。